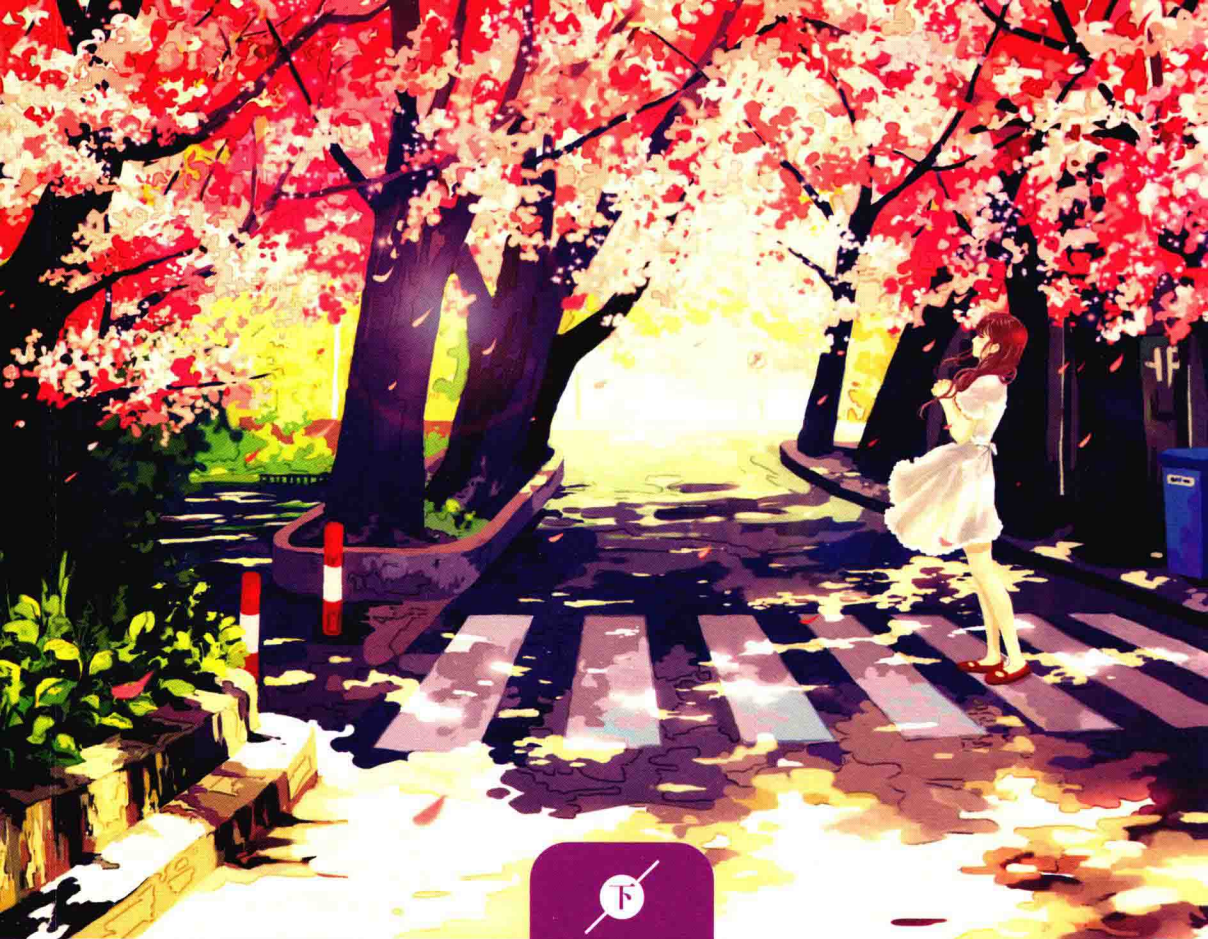




燕小嫦
篇

十年一信 著

WOAINI
XUMOUYIJIU

我以为我的人生就这么普通而绝望地过去了
可我遇见了你
从此我便带上一身孤勇
痛到极致也绝不放手

人 没 有 深 情 也 没 有 薄 情
只 有 一 对 的 时 间 和 对 的 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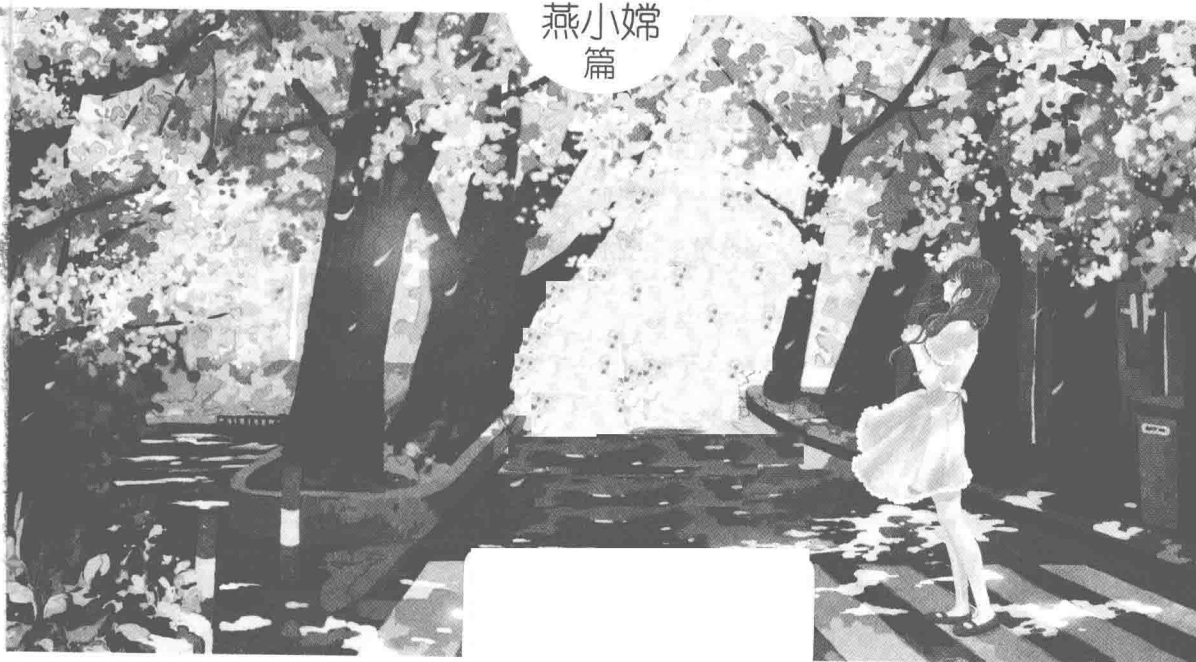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我爱
你
蓄
谋
已
久

我爱你 蓄谋已久

下

燕小嫦
篇



十年一信

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我爱你，蓄谋已久 / 十年一信著. — 北京：中国
友谊出版公司，2015.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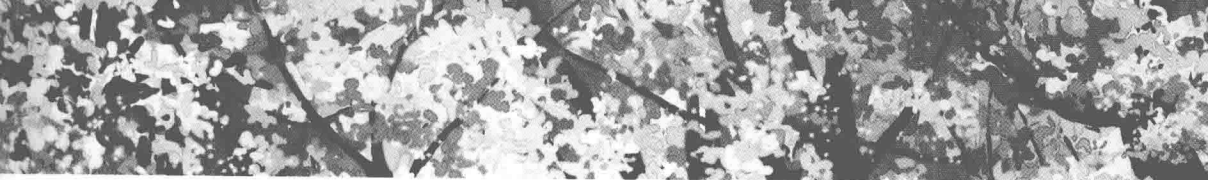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057-3577-4

I. ①我… II. ①十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195050号

书名	我爱你，蓄谋已久
作者	十年一信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规格	700×980毫米 16开 58.5印张 985千字
版次	2015年10月第1版
印次	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577-4
定价	75.0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（010）64668676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，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82069336



001 //	第一章 护膝、牛奶，以及我相信你
021 //	第二章 我没救了，你救得了我吗
045 //	第三章 你凭什么给我做主
068 //	第四章 情不知何时而起，覆水难收
092 //	第五章 我们网恋吧
112 //	第六章 一念起，天涯咫尺
132 //	第七章 一念灭，咫尺天涯
152 //	第八章 我们需要一个家
174 //	第九章 我是为了说一句恭喜吗
193 //	第十章 他无处不在
212 //	第十一章 人畜无害都是表象
235 //	第十二章 心动，不能行动
258 //	第十三章 前提是要你过得好
277 //	第十四章 庸俗的刺猬
295 //	第十五章 方可如说
314 //	第十六章 我在副本门口等你
336 //	尾声



第一章

护膝、牛奶，以及我相信你

2002年的第一场雪，我上高二，我的羽绒服在掉毛，中午淋的雪化了，羽绒服湿湿的，那股鸭毛味儿熏得我不想喘气儿。

学校里设施改革，给教室弄了台空调，每个星期限电十五度，一间教室五十来个人，全靠喘气儿取暖。

这么冷，哪有心情上课！

“燕小嫦，起来背一下。”历史老师笑吟吟地看着我，一副“小样儿，又走神了”的模样。

怎么又是我！

历史课，老实说以前大家都不怎么当回事儿，后来我们班主任辞职不干了，历史老师走马上任当了班主任，大家就都提起精神来了。不过我还是提不起精神，可能因为我们历史老师长得太白净，看着好欺负。

我站起来，根本不知道老师让我背什么，看也不看一眼，我特牛地说：“不会。”

历史老师也不为难我：“坐下吧，好好听讲，自习课到我办公室来背。”

自习课，我拿着历史书去班主任办公室，他正在和办公室里的女老师闲聊。他

叫王昭阳，是办公室最年轻的一个，长得好看，说话利索，穿衣讲究。

女老师都很喜欢王昭阳这个小白脸儿，同学们也喜欢，我不大喜欢，我除了自己谁也不喜欢。

王昭阳让我自己找个地方坐，我就坐在窗台那边，看着外面的冰天雪地，一不小心又走了下神。

王昭阳用手指头在桌子上弹了一下，微微皱眉，严肃又不怎么严肃：“你想什么呢，男朋友？”

“我不早恋。”我干脆利索地回答。

王昭阳抬了下眼睛：“不早恋就对了，你们才多大啊。”他抽了张板凳在我旁边坐下，端着胳膊表示关切，“来，跟我说说，你这一天到晚上课发呆，究竟想什么呢？”

我也不客气，直话直说：“我要是说您上课没意思，您会生气吗？”

王昭阳起了兴致，带着丝笑意：“我上课怎么就没意思啦？”

“也不是没意思，就是，老师，我不喜欢学历史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觉得没啥用。”

王昭阳隐隐冷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可是你考试要考这个的。”

我无话可说了。

但他也没训我，叹了口气站起来在我的肩膀上拍一下：“死记硬背吧，以后你就知道历史的好了。”

这年我十七岁，王昭阳二十四岁，未婚。

那天晚自习回到宿舍，还没开始洗漱，宿舍电话就响了，舍友叫我去接。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儿，一接起来，吴玉清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：“你这个小杂种，婊子养的野种，你怎么不跟他们一起去死啊！”

吴玉清是我爸的情人，我知道她又喝多了。

那时候我还年轻气盛，明知她喝多了第二天什么都不记得，还是愿意跟她呛，我说：“婊子养的不就是骂你自己吗？”

吴玉清：“野种，我回不去了，死过来接我！”

这种事情我已经习惯了。

我从宿舍出来，住校生是不能随便出校的，但自行车棚那边可以翻墙。我今天

倒霉，翻墙的时候被校卫抓住了，把我扭送到了传达室。

班主任王昭阳过来接我。

传达室大爷在用自己的白瓷盅喝茶，王昭阳问我为什么要私自出校。

我编理由：“我来月经了，出去买卫生巾。”

王昭阳脸色变了变，说：“你先找同学借不行吗？”

“借了，没有，而且她们的我用了过敏。”

王昭阳让我不要跟他撒谎。

一咬牙，我说：“我懂还是你懂，你不相信我还能脱了裤子给你看吗？”

传达室大爷抬眼皮朝我这边看了一眼，王昭阳脸色铁青，隐着两分怒火，把我揪出了传达室。

学生都回宿舍了，现在学校的路上没什么人，王昭阳就站在我面前，很愤怒，他质问我：“燕小嫦，有你这样跟老师说话的吗？”

“有你这么跟学生说话的吗？连来月经你都要管！”虽然我是学生，他是老师，但男女之别我还是懂的。

王昭阳依然忍，但是已经气得脸在抽了：“你要什么卫生巾？我出去给你买。”

“不用，我自己买。你快开假条让我出去吧，不然超市都关门了。”

“燕小嫦！”

在老师眼里，我是个问题少女，撒谎、逃课、夜不归宿……不良记录一大堆，除了成绩还凑合。

王昭阳吼得我说不出来话，吼得我有点想哭，我咬了咬嘴唇：“不买了，我回宿舍。”

扭头我就往女生宿舍走，王昭阳拉了下我的胳膊，把我拦住以后又急忙松开，他说：“你跟我说什么理由，我就让你出去。”

我犹豫了起码两分钟，终于沉声说：“我后妈喝多了，我去接她回家。”

“你后妈在哪儿？”

“练歌房。”我不耐烦地回答。

王昭阳皱眉：“那是学生该去的地方吗，你爸呢？”

“死了！”我瞪着他，甚至于憎恨，眼泪夺眶而出。

王昭阳愣了愣，看着我的眼泪，估计我说的是真的：“对不起，你别哭。”

我撇过脸去擦了把眼泪：“你让不让我出去？”

“太晚了，我陪你去吧。”

我看着他，觉得他闲事儿管得有点多。我是有自尊心的，我从来不与同学讲我家的事，更不想让任何人知道，我燕小嫦是依靠别人干这种不入流的工作才站在这里的。

王昭阳开着摩托车把我带出学校，我就坐在后面，羽绒服透风，膝盖觉得很冷。

路上，王昭阳除了问路就没跟我说过话，我们之间隔着点距离，摩托车都得叉着腿才能坐，我特别怕自己贴到他身上，手指用力地抓着身下的铁架，感觉特别尴尬。

吴玉清已经在练歌房那个破皮沙发上睡着了，睡就睡吧，手还不老实，在掏皮沙发破洞里面的棉花，一朵一朵揪出来扔在地上。

我走过去扯她，王昭阳在旁边端着胳膊冷漠地看着，也不来搭把手。

把吴玉清扯起来以后，地方不远，我说走回去，王昭阳说坐摩托车回去，看着他那个严厉的态度，我不好反驳，于是把我后妈又放上了摩托车，后妈坐中间，我挤在后面，怕她掉下去。

我家住的老房子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爸还当工人的时候分的，破破烂烂，木板门，很不安全。

吴玉清不配合上楼梯，我就吼她：“你会不会抬腿啊，你是死人吗？”

吴玉清就跟我对着骂骂咧咧：“我是死的，我死了好去下面报仇，我死了你也别想好过！”

这种话我从十五岁听到现在，见怪不怪了，黑着脸把她往楼上拖，我家住四楼，每次把她拖上来，我都累得半死。

王昭阳一直在后面跟着，估计是怕我们两个摔下楼梯，但也没有要帮忙的意思，用钥匙扣上的小手电筒照着亮。

进门的时候，我和吴玉清打了一架，她说我关门的时候挤到她的手了。

她揪着我的头发：“你个白眼狼，我养了你几年，你就要夹死我啊，你给我跪下，跪下！”

吴玉清按着我的头要我给她下跪，我才不跪，直接用脚踹她的肚子。王昭阳这才看不下去了，伸手拉我们，没说什么话，只是拉。

吴玉清到现在才发现王昭阳的存在，扯我头发扯得更厉害：“好啊你，十几岁

就学会勾搭男人了，你，我掐死你这个野种，掐死你！”

她骂我别的也就算了，可这是我老师，说的是人话吗？

我也不管头上疼不疼，一脚把她狠狠地踹开，吴玉清摔倒在地上，觉得打不过我们两个，委屈地坐在地上哭，说自己命苦啊，摊上这么个白眼狼啊什么的。

我揉着头皮，根本不想搭理她，打算直接走人，但王昭阳没走，对待家长态度还是和气的。他蹲下来安慰吴玉清，扶着她站起来，自我介绍说：“我是燕小嫦的班主任，怕她一个人不安全陪她过来的。大姐，你先去休息，我还要带燕小嫦回学校，她明天要上课。”

吴玉清确实站起来了，对上王昭阳那温和的眼神，看这人年纪不小，估计信了。忍了忍自己的眼泪，吴玉清恶狠狠地瞪我一眼，踉踉跄跄地回了房间，摔上房门。

我家只有两间房，进门一间房，里面一间房。里面那间又当卧室又当客厅，吴玉清就睡那里。进门这间房里摆着一张床，我回来的时候就睡这儿。

王昭阳看了看这个环境，没什么地方坐，只能坐在我的床上。

我的床还是很整洁的，虽然都是用旧的床单、被罩，但也干净。

王昭阳微微皱眉问我：“你爸爸没了？”

我黑着脸没回话。

他接着问：“你就和后妈住在这里？”

堵在心里的话忍不住还是说出来了，我说：“她也不是我后妈，她跟我爸根本没结婚。”

王昭阳可能被这个复杂的关系整蒙了，微微跷着二郎腿，手掌放在膝盖上，坐得还算端正，一派为人师表的模样，他说：“燕小嫦，你能不能跟老师说说家里到底有什么困难？这样老师也好帮你。”

所有的老师都会这么说，我只当是他们的官话。一个班级五十多个学生，有难处的不只我一个，帮得过来吗？

“你能帮我什么？”我不耐烦地看他一眼，想起来他是我老师，态度放柔和了一些：“我爸妈都死了，这个女人是我爸骗来的，我给她房子住，她给我交房租。”

我妈去得早，我爸是个人渣，活着的时候就赌、打麻将，都不干活挣钱。我爸算长得有点相貌，就骗了从外地跑来“卖”的吴玉清，接到家里来，吴玉清养

着我们父女俩。

我十五岁的时候，吴玉清三十岁，我爸意外死了。

我没把她赶走，因为我需要有人养我；吴玉清也不走，她说她要报复。

王昭阳问我：“她经常打你？”

“我也打她了。”

王昭阳抿着嘴巴微微叹了口气，打开自己重叠的两条腿，回头朝我床上看了一眼，说：“你的床单很干净，自己洗的吗？”

我咬了咬嘴唇：“还真不是我自己洗的，这两年我就没自己动手洗过床单，但它始终都是干净的。”

王昭阳说：“她还是很照顾你的。”说着他站起来，“走吧，回学校，明天要上课。”

我没说什么，黑着脸跟在王昭阳身后。楼道很黑，他依然用小手电照着路，我盯着他的背影一步一步往下走。王昭阳留着平头，头不大，但肩膀很宽，穿的是一件立领夹克，他是个年轻人，虽然是老师，但是也好打扮。

我就这么看着他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。

到了楼下，还是要上王昭阳的摩托车，他终于问了我一句：“你冷不冷？冷的话就上去拿件衣服。”

我摇了摇头。我冷，但是我身上这件羽绒服，已经是最厚的衣服，我没什么衣服，整个冬天基本都靠它过。

这羽绒服不好，洗过以后里面就一块儿一块儿的，好多地方空得只剩下两层布。所以没必要的话，我也不洗。

正想上车，王昭阳把车筐里的护膝给我，让我戴上它。

我不是很会弄这个，扯了半天没扯开，王昭阳叹了口气，拿过一个护膝打开，低头给我围在膝盖上。

王昭阳给我绑得很紧，越紧越暖和，围第二个的时候，他低着头随口说：“你没穿棉裤。”

我记得入冬的时候，班级里有人感冒，王昭阳曾经站在讲台上，很不客气地说：“有些女生爱漂亮，冬天就穿一条裤子。这里是学校，不是你们臭美的地方，以后感冒发烧都不准请假，要臭美回家美去！”

但今天王昭阳这句话不像训话，而是一句关心问候，很随意的口气。

我的眼泪又刷一下掉下来了，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，就是想哭。

楼下很黑，我不说话，把脸转到一边去不让他看到，王昭阳围好以后，也没再说什么，上了摩托车，我又腿坐上去，依然不好意思和他有什么肢体接触，小心翼翼地坐在后面。

漆黑的道路上，摩托车前灯在地面铺开一个长长的扇形，一步一步，照亮颠簸未知的道路。

没有头盔，风吹得我耳朵僵硬，冷得几乎要没有知觉。

护膝被绑得很紧，我坐在摩托车上需要将膝盖弯曲，我能明显感觉到它的存在。再看看老师的膝盖，迎着风，应该很冷的吧。

摩托车刚在车棚停下，我赶紧剥掉腿上的护膝还给王昭阳，王昭阳也没说什么，自然地接过来放回车筐里上了锁，然后陪我一起朝女生宿舍走。

他话不多，也可能是跟我无话可说，我觉得很别扭，怕他要跟我说点什么。关于我的家庭，实在没什么好说的。同学里有知道我没有爸爸妈妈的，听到这个大多是说一句“对不起”。我真的不需要任何人说对不起，因为我爸作死是他活该的。

“你以后有什么困难就跟老师说，不用撒谎，老师都是通情达理的人。”王昭阳走在我旁边终于开腔。

我心里不痛快，感觉被同情了，低声念叨：“我没什么困难。”

王昭阳说：“那她下次再让你去接她呢？”

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。我只知道，现在只有吴玉清了，就是她再讨厌，也只有她了。没有她我就没有学上，我只能暂时迁就着她。

我没回答，王昭阳又问：“那你家还有什么亲戚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冷冷淡淡地回答，脚步一顿，“你能不要再问了吗？”

王昭阳哭笑不得地看着我，无奈地点下头：“好，我不问了，你只要好好学习，其他的事情老师也不想多管。”

我脸色就不好看了，老师就是老师，图的不就是升学率吗？我家没有亲戚，亲戚都让我爸活着的时候得罪光了，哪有人管过我，哪有人关心过我？

到了女生宿舍楼下，王昭阳敲了敲铁门上的锁，宿管阿姨出来开门，王昭阳撒起谎来也很流畅，客气地对阿姨说：“学生生病了，带她出去看病刚回来，开下门吧。”

阿姨开门，我走进去，什么也没说，走到楼梯拐角的时候，朝铁门外看了一眼。

眼，看到王昭阳还站在那里，目光就放在我身上，大概看见我走了，他才好放心回去。

心里微微一抖，这种被守望的感觉，竟然如此复杂。

第二天我理所当然地迟到了两分钟，王昭阳已经在教室里监督学生早读了。我站在门口，王昭阳扭头看我一眼，眼神淡淡的，示意我去座位上坐下。

整个早读，我都没有心情，肚子饿得泛酸水儿，又冷又困，又忍不住偷偷瞄王昭阳两眼，又怕被他发现了。

一整天我都战战兢兢的，怕他忽然想起来要跟我谈话。

冬天，中午课间操换成跑步，大部队围着操场教学楼一圈一圈地跑。我现在越来越讨厌跑步，因为我在发育，一跑起步来胸部就坠坠地疼，女同学都穿上胸罩了，但是我没有，还穿着初中时候的小背心。

每次跑步我都在想这件事情，好在是冬天的羽绒服看不出身材来，可是到了夏天怎么办？

我决定解决下这个问题，周末放假回家，趁吴玉清不在家，我打算偷她一个胸罩。吴玉清的胸罩很土，全都是大红色的，裤头也是。

挑了个勉强看得上眼的，我把自己的衣服脱了想要试试。家里也很冷，脱掉秋衣汗毛都快竖起来了。

我把胸罩穿上，也不懂什么大小合适不合适，好久才扣上扣子，走到衣柜前面的大镜子前看了看样子。

这个时候听见开门的声音，吴玉清回来了，我赶紧脱掉身上的胸罩，套自己的秋衣，但已经来不及打扫现场了。

我刚把自己的秋衣套了半截，吴玉清严厉地问我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我心里是有点不好意思的，但我不能怕她，冷冰冰地说：“找衣服穿。”

吴玉清就又瞪我一眼：“衣服穿好去做饭！一点儿事情都不知道做！”

做好饭，我和吴玉清对着头吃，都不说话。她吃相很差，她骨子里就是个村姑，也没受过什么教育，人还凶得要死。

我听她吧唧嘴就烦，吃了几口不吃了。

吴玉清嫌弃地看我一眼：“吃那么一点点，瘦得跟条鸡脖子一样。”

她这人说话不好听，我挺烦她的，看着自己的床，想起王昭阳说的那句“她也很照顾你的”，又觉得确实是那么回事儿。

不管怎么说，我的生活里，有吴玉清比没吴玉清强。

我坐在床边看书，也算看得进去。就我这样的，没钱、没朋友，除了看书、学习，干不了什么别的。

那天吴玉清出去上班之前，往我床上扔了五十块钱，依然是特不耐烦的口气：“缺什么自己买。”

吴玉清走了，我把这五十块钱展平又叠起来，叠起来又展平，眼泪噼里啪啦地往下掉。

我委屈啊，我冤啊，凭什么人家有爸爸养有妈妈爱，我却没有，我只有吴玉清。

我一直哭一直哭，哭够了拿着五十块钱出去了。

找到一家卖内衣的店面，里面装修得真好，那些内衣也真漂亮，店员看着我不冷不热的。我不挑样子，直接看上面的价格，便宜的就多看两眼。

最便宜的要十四块。

我没舍得买，也不好意思挑。

回到学校，我有了五十块巨款，简直觉得怎么都花不完了。那时候有种饮料叫“非常柠檬”，绿色瓶子的，两块五一瓶。

我记得最后一次喝它，是我爸那天打麻将赢钱了，我从桌子上拿了两块五，就买的它。

今天我决定挥霍一次，在学校的商店里买了一瓶，一口一口珍惜地喝。看着饮料上的包装纸的线，就怕喝到一半以下。

那天晚上，宿舍有人说丢了五十块钱。我已经躺在上铺睡觉了，她们把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，说话影射我：“还买饮料，没爹娘、没家教。”

我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，噌噌地爬下来，叉腰站在说这话的女生面前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

女生装腔作势地：“哪说什么了，我们在讨论谁是小偷。”

我就瞪着她。

“你瞪我干什么呀？”

“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，你觉得谁是小偷？”

女生阴阳怪气地：“我又没说是你，那么紧张干什么？”

真的，差点儿我就打她了，要不是我没有爹妈撑腰，经不起她们折腾，我今天

肯定就打她了。

我也不上去睡了，抱着胳膊随便找一女生的床边坐下：“好，你们查，今天还非要查出来钱是谁偷的不可了。谁这么不要脸啊，好意思偷怎么不好意思站出来！晚自习之前丢的是不是，今天中午谁最后出的宿舍，晚饭时候有人回来吗，反正跟我没关系。”

她们顺着我说的话开始研究，互相做证啊什么的，最后也没查出来个结果。

闹得挺晚，我们宿舍还扣了量化分。

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听见下面那个女生在骂我，说什么要找她爸爸来收拾我。

当时我也没什么感觉，等进教室的时候，越想越不痛快，往后排一站，趁着教室静悄悄的，直接问那女生：“你早上说什么了？”

女生没敢回答。我走回自己的座位上，顺手捞了本书拍在桌子上：“找你爸爸？找你爷爷来也没用。”

这女生就被我骂哭了。

班主任王昭阳来了，在讲台上问：“昨天晚上302谁不好好睡觉说话了，站起来！”

我噌一下站了起来，这帮家伙，你们怎么不站啊？

班主任看我一眼，特严厉：“还有呢，她一个人能说话吗？”

同宿舍的班长跟着站起来，飞快地向班主任解释昨晚的事。那个被我骂哭的家伙也红着眼睛站了起来。

班主任罚我们去操场跑步。

我是跑在最前面的，也是跑得最快的，她们三两结群并一排，只有我孤孤单单。王昭阳站在操场边上端着胳膊看，把班长叫过去问了点什么，就放我们走了。

下了早读，班主任把我单独叫去了办公室。

我脸色挺不好看的，生气。班主任皱眉问我：“你怎么把××骂哭了？”

“我没骂她。”我皱眉反驳，憋不过气，“谁让她狗嘴乱喷，说我偷钱？”

王昭阳看着我，他喜欢跷二郎腿，还是皱眉，一副嫌我不成器的样子说：“不是你拿的你那么激动干什么？”

这话一听我就不乐意了，合着您也觉得是我拿的呗，我就瞪他。

王昭阳换了个温和点的坐姿，垂了下眼睛说：“我相信不是你拿的。”

我有些不确定地看着他，怀疑他是在安慰我。

他的表情异常坚定，带着些安抚：“我相信你，真的。”

被信任让人感动，我又委屈了，撇着嘴开始掉眼泪。凭什么呢，凭什么就让我承受这些，就是因为我爸爸妈妈不争气，他们死了？

王昭阳依然坐着，保持师生的距离，他说：“燕小嫦，你是我见过的最坚强的女生，别哭。”

我抬手抹了把眼泪。

他想起点什么，从抽屉里拿出一袋牛奶，还是热乎乎的，递给我，冷冷淡淡地：“拿着。”

我纠结要不要拿，他又说一遍：“拿着。好好学习，你以后肯定比她们都有出息，别想那么多，听见没？”

接过牛奶，我哭得更加凶了，发自内心地、哽咽地说：“谢谢你，老师。”

回到教室，我小心翼翼地背着同学享受了这袋热牛奶。我羡慕过有牛奶喝的同学，那时候一袋牛奶一块二毛钱。

这是袋纯牛奶，好难喝，像有股牛屎味儿一样。我喝不惯，勉强喝到一半就觉得喝不下去了。

可我知道这是好东西。

我也不是没长心，王昭阳虽然作为班主任，挺凶的，但人家心不坏。

王昭阳的这份厚爱，我简直无以为报。作为学生，我觉得能报答他的就是好好学习了。

王昭阳说，我以后一定会比她们有出息。这话我听来不像鼓励，更像一个要求，我要是没出息，就是对不起他这句话。

班主任把我换成了历史课代表，一个星期大概要收两次历史作业。早上，王昭阳偶尔会塞我一袋牛奶。

渐渐地，我开始习惯这股牛屎味道。

端午节正好赶上周末，上完上午的课，学校提前放假了。很多同学都直接回家了，食堂也没有准备午饭。

我也随着大部队走出学校，他们骑着自行车在下坡路上撒野的时候，我在学校路边修自行车。

我的自行车又破又烂，平常我都不愿意骑，要不是天太热，路上走着难受，今

天我还不修它。

大爷跟我说：“别着急，补个胎很快。”

我勉强笑一下：“没事儿。”

其实我甚至希望他修得慢一点，这样我就多了点理由在外面逗留，我不想回家。

六月的太阳在头顶照耀，又饿又热让人有点发昏。我常常一个人满怀心事地慢慢悠悠地走在路上，希望每条路都没有尽头，让我这样无知地走下去，不必应对任何未知的烦恼。

他们到家了有香喷喷的米饭，我到家了有冷言冷语的我很讨厌的吴玉清。

学生大部队渐渐散去，我在路上看到了谢婷婷，正在和一帮痞子样的人在路边打闹。我是无心在意的，谢婷婷看见了我，笑眯眯地跑过来：“小嫦姐。”

谢婷婷比我小两岁，现在念高一，家里条件还行，买进来的。以前我读初中的时候，这丫头就和我一个学校，知道我燕小嫦的大名。

像我这样的孩子，在学校里肯定安生不了的，本人不才，确实认识一些社会上的人，也有男生为我打过架，堵在学校门口十几个人轰轰烈烈地送我回家。

只是高中寄宿以后，我渐渐就不和那些人联系了。

因此喜欢和社会人群厮混的谢婷婷，一直把我奉为神一般的存在，只要见到我，就要眉开眼笑地过来套近乎。

我瞅她一眼，特有范儿地点了下头。谢婷婷已经到了我跟前，说：“姐，修车呢？”

我又点下头，跟在她屁股后面的那帮痞子就都过来了，谢婷婷向朋友介绍：“这是我小嫦姐，漂亮吧。”

痞子们点头，其中一个痞子已经坐到我跟前，看着岁数不大，真黑真黑，应该是晒的。

这痞子叫陈飞扬，体校的，个子很高。

陈飞扬从旁边的冰柜里拿了两瓶冰镇矿泉水，往修车大爷的木盒子里扔了两块钱，拧开一瓶递给我。

我犹豫着接过来，听到一帮痞子暧昧的嘘声。扭头再看一眼陈飞扬，人家啥表情都没有，仰头喝水，喉结一个轱辘一个轱辘的，喝够了又往自己手上倒了一捧，然后拍在脸上，头发上都是水花。

我于是没喝，把矿泉水瓶放在旁边。

谢婷婷想跟我说话，看我爱搭不理的，带着这帮人走了。陈飞扬也拎着剩下的半瓶矿泉水走了，一句话也没有对我说。

修好车，我骑自行车回家，刚上了车子，就看到王昭阳的摩托车从我身边擦过，扬长而去。坐在摩托车上的身姿，对瘦弱的我来说如此高端正，仿佛我永远望尘莫及的依靠。

终于还是到了家里，我用钥匙捅门，刚把门打开，就听见吴玉清的房间那边传来一声尖厉的叫声：“燕小嫦？出去！”

我急忙退出去。

吴玉清又把男人带回家了。因为今天我突然放假，她没想到我会回来。

我在门口蹲着发呆，听不到声音，不知道里面什么时候会结束。我很饿，楼道里又很闷，隔壁家里传出来的粽子香，快把我香晕过去了。

差不多半个小时后，一个男人从我家里出来，挺矮挺挫的。男人瞟了我一眼，神清气爽地下了楼。

我又等了两分钟，开门进去，吴玉清头发乱糟糟的，刚从床上起来。

放下书包，什么也不说，我去厨房开火做饭，吴玉清穿着个洗旧的背心，乳房耷拉着，穿着红裤头没穿裤子，盘腿坐在沙发上，数落我又多放了一个鸡蛋，鸡蛋不要钱吗，三毛钱一个好不好？

把饭菜端上去，稍微靠近吴玉清一点儿，就能闻到她身上那股女人才有的味道，我觉得很恶心，除了打架之外，一点儿也不愿意靠近她。

刚扒了两口饭，就有人敲门。吴玉清让我出去看，我去开门，是对门家的孩子端着个白瓷碗站在门口，碗里放了四个粽子。

我家对门的人还可以，清楚我家的情况，对门阿姨只是觉得我这孩子不容易，但她的关心也仅限于端午节赏俩粽子的程度。

“我妈让我送过来的。”

“不用。”

“拿着吧。”

既然是好意，非让我拿着，我就拿着了。为了防止还碗还要走动一趟，我是想直接拿粽子的，被热粽子烫了一下手，只能直接把碗也收了。

关上门，吴玉清开始跟我吵架：“谁让你拿人家的东西！”